

民咸称颂徐文敬

□李郁葱

徐文敬，即徐潮，“文敬”是其谥号。

“潮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

这是《清史稿》中对徐潮(1647-1715)的评价。徐潮，“字青来，浙江钱塘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擢至詹事。潮学问广博，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三迁至工部侍郎，督理钱局，清介不苟随俗。局官冒滥事发，潮独无所连染。三十三年，典会试。以母忧归，服阙，起刑部侍郎。”

这样的一段记录里，可以看出，徐潮是杭州人，且是康熙朝时的高官，平生颇多建树，因他“学问淹通”，翰林院的重要文件多出自他手。为康熙讲解《易经》《论语》，“敷陈明晰”，康熙“为之倾听”。后升任工部侍郎。工部管理营建经费的“钱局”官员有冒领滥用公款贪污浪费积习，只有徐潮“清介不苟”，事情被揭发，清查中，也只有徐潮“无所连染”。

徐潮年迈后，叶落归根，他在致仕五年后凋零，墓地就在杭州城西的小和山，但没有人们想象中高官贵人墓葬的那种繁复和豪奢，简简单单，倒保存至今。

在小和山与石马村对面的山中，有一座“徐天官”墓（在江浙民间，官位到尚书一级的高官，常被敬称为“天官”，该词源于《周礼》），墓碑的碑文上可见徐潮名字和官名等，墓周边林木参差，杂草萋萋，有太阳的日子阳光会斑驳其上，在冷冷清清中又让人感慨。

杭州人对于徐潮多半是不知道的，这源于他的低调吧，这里我们说几件和他相关的事：

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潮转任刑部侍郎。三十四年(1695)任河南巡抚。徐潮是个做实事的人，在河南巡抚任上，他做了不少实事。比如整顿“火耗”。

当时官府在征收税银时，借口碎银因熔铸后才能入库和解交，熔铸发生的耗损名为“火耗”，即按规定税额加

成。其始未必合法，形成惯例逐步成为合法，下至地方上至中央都视为常规而实施，占征税的百分比各地不一，最大“火耗”有多达50%的，这是向纳税人的额外榨取。雍正后并入正税，然余波不止。与之相辅而行的还有“鼠雀耗”，交纳粮食中借口运输仓储有损耗，如被老鼠、麻雀吃了也要加到纳税人头上，这些都是盘剥老百姓的税上加税。

其时“河南火耗最重”，这几乎形成了一种官场的定律，但徐潮整顿后，规定“火耗无过一分，州县私派悉加禁革”。

又如属县有灾荒，徐潮将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存粮低价卖给或借给贫民，还“借给贫民牛种，全活甚众”。(按，常平仓多为官府设置，用以调节粮价，粮价低或秋收后以官银收购存储，粮价涨高于民不利时以平价卖出)

徐潮之官声，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一次奏对可以看出。康熙问重臣李光地，邻省的总督、巡抚哪个好，哪个不好。李光地说好的是徐潮，这让康熙龙心大悦而得到褒奖。当时受康熙表扬的地方官有徐潮、李光地、张鹏锡、彭鹏、郭诱五人。其后徐潮多被康熙看重，还赏赐官服，亲笔书写匾额给他。令他会同陕西、山西督抚会勘三门峡、汴水通淮等工程。康熙四十三年(1704)升任户部尚书，充当经筵讲官(即给皇帝等讲课的老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四十六年(1707)，连续三年，徐潮主办了因苏北水患导洪泽湖水入海、修高家堰滚水坝、高邮逻中坝、武家坝、天然坝、蒋家坝及诸堤闸和疏浚文海寺减河等水利工程。康熙四十七年(1708)诸水利工程完工后回京，任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九年(1710)徐潮因病致仕，五十四年(1715)去世。谥“文敬”。

明清以来，主持水利工程对当官的来说，都是一个肥



徐潮像。出自《章林徐氏宗谱》。“章林”即金华兰溪樟林村，徐潮之祖籍。晚宋时有名士去掉“樟”字的“木”旁，改名“章林”，取“文章如林茂盛”之意。“樟林”“章林”同时沿用至今。清著名学者俞樾说：“武林徐氏，自文敬（徐潮之谥号）崛起，文穆继之，遂成浙右大族。”

差，这些水利工程称为“河工”，耗资巨大，是当时官场贪污舞弊浪费的渊藪，徐潮能够洁身自好，这是他自身品性的可贵之处。

徐潮故居在钱塘何处，隔着300多年的光阴，早已经无可寻觅，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清廉和正直，就是在这世间走一遭，徐潮顺着自己的本心走去，而我们，会从故纸堆里聆听到他真实的声音——

“冰覆霜鳞色瑾瑜，承恩齐向苑中趋。临流欲跃千髻集，绕树争携万木呼。

“波飢蓬池名最美，影连绯袋宠先殊。还须共识和羹意，免得庖人越俎虞。”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于松江城区，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有一隅静土，名方塔园。河流横亘，松柏泛绿，翠竹丛丛，一座方塔巨人般高耸在园地中央。

我曾走近无数古塔。比如西安城玄奘为保存由天竺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主持建造的大雁塔，比如放了历代高僧大德舍利子的少林寺塔林，比如南方各地一座座孑然孤峙于江岸或山峰的有着镇山镇水或祈求文运寓意的水塔……这些古塔大多为圆形，或六角形或八角形，以方形呈现的并不多见。是故，因袭唐代砖塔形制呈四方形的松江方塔，一入眼帘，我便被它的方正形态而大为震撼——方正，端庄，稳若泰山，静若处子，一派安详意味，一副庄严模样。

塔下有一条古老的河流。河面不宽，但河道的历史深远，自大唐挖掘而成，河水流淌至今已经一千多年。彼时，河从城池中心穿过，河中舟来船往，两岸商铺林立，河名“古市河”。到了南宋时期，有人用巨大的圆木作桩，撑起

方塔情思

□文瑞

一块块武康石板，搭起了一座木肋石板桥。行人过桥时，蓦然发现对面高高的方塔尖顶上有仙鹤筑巢飞还，于是就有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桥名“望仙桥”，古市河也因此更名为“望仙河”。南宋诗人许尚有诗《华亭百咏·望仙桥》，赞曰：“鹤驾乘风去，千年竟不归。石梁凭望处，空复白去飞。”有趣的是，望仙桥的建成竟将方塔与古市河的风流融为一体。遥望方塔，望仙桥是最佳仰望点。这种情景，很有些类似北京故宫护城河的西北角或东北角，这两个角度早已被摄影家们认定为拍摄紫禁城的最佳位置。于望仙桥上，守在黄昏前夕，可见方塔倒影入水，此时以方塔的飞檐翘角为中心，你会发现左右上下皆呈对称状的方塔，在柔和的光线中呈现出一种和谐极致的美感。

塔前有一堵巨大的古照壁，乃明代松江府城隍庙门前遗存下来的屏风墙，据说是当今国内留存最古老、最精致、最完整的大型砖雕艺术作品之一。绕过照壁，方塔临面而立。举目仰望，方塔巍巍，仪态大方，气势凛然。此情此景，我的心中迅即奔涌出超然、淡远、静穆、遒古这样一些词语。自然，高大巍峨的建筑本就有恢宏感，而松江方塔却远不止于形状的壮伟。隐然间，总觉得它的周身洋溢着一种令人心魂悸动的气氛，那轮廓方正的躯体，层层叠叠，若骨节分明，又仿佛有一股浩然之气在静静地释放。

显然，我被方塔的这股浩然正气激发了。于方塔之下，我情不自禁，思接千载。我想起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想起南谪路上行走至海关前发出“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苏轼，被乾隆皇帝称赞有“浩然之气”可“与日月争光”的忠烈殉国的文天祥，在汀州慷慨就义前向刽子手坦然说道“此地甚好，开枪吧！”的瞿秋白……方塔型正，人亦如此。方正之人，正直正派，正气浩然，刚正不阿，刚毅不屈，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绝不苟且偷生，绝不丧失良知。

其实，方塔的浩然正气不仅激发了我，更濡染了松江人。在方塔园，我注意到园内植满了高洁的松和彰显节气的竹，其间散落着一些瘦骨嶙峋的太湖石，以及诸多的清官、廉官们的感人故事。这些植物、景物或人物与园中央

的方塔相互衬映，一个由古塔的方正及至植物、景物及人物的正大、刚直与气节，巧妙地营造出一种正气与廉味融为一体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借用照壁中明洪武年间官府倡导反贪而出现的“獐”字，建成的贪欲警示砖刻照壁、厉廉堂、廉政文化走廊、养德轩及反腐倡廉警示教育馆，以及古往今来的松江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廉政人物、廉吏格言与廉政故事……对走入方塔园的每一个人而言无不是一次接受灵魂洗礼的过程。徜徉其中，我想方塔的魅力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其释放的文化价值——让人在品味塔的方正的意义的同时，体味勤政廉政、做人处事的真谛，从而时时提醒自身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记得我去方塔园的那天，正是晴日，方塔在暖阳下愈显素淡。时值寒冬，时有季风吹拂，清波荡漾，竹梢摇曳，松涛轻吟，方塔翘檐下悬挂着的一枚枚风铃也随之清脆作响。彼时，方园内一片丁当声，宛若古乐起奏，诗意翩跹，予人以惊鸿一瞥之美好遐想。

方塔巍巍，河水依依。方塔似一位默然沉思的哲人，更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自北宋建成以来，它目睹一泓清流裹挟着岁月走来荡去近千年，聆听着流水永远也讲述不完的故事，显得耐心而又不动心。它的每一窗口都是天空与时空的最佳瞭望口，它的每一砖石都蓄满了松江古邑动人的传说。

岁月流逝，千年一瞬。方塔从中国古代文明最盛的宋朝矗起，之后经历了金戈铁马的元朝，又沐浴过五百多个年轮的明月清辉，累积了不知多少关于松江的记忆，见证了不知多少有关华亭人的成长。我想象，方塔必然见过张弼在知南安府十年后带回家乡的那块蘑菇状的“廉石”，也必然听过陆从平坚守节操拒收寿礼(以酒坛盛黄金)的故事，必然见过孙衍“勤以补拙，俭以养廉，慎以补过，惠以得民”的自勉诗，也必然听过钱福“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明日歌》……是呵，松江是黄浦江的源头，也是上海文明的源头。文明的源头内涵若是丰盈，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未来又怎能不会人杰地灵呢？！

终于，离开方塔。何必让太多滞重的话题，太多凡俗的思想去喧扰了这方塔的安详与宁静呢？让它去沉思，去结出更多的哲学之果吧。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